

集体化时期山西农民的食品消费生活

光梅红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4)

摘要: 本文对集体化时期山西农民的食品消费生活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集体化时期山西农民的食品消费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属绝对贫困型,食品消费支出增长缓慢,消费结构属以粮食为主要能量来源的主食型消费,营养水平低。食品生产、分配、流通中均强调国家、集体利益,农民的个人利益长期得不到重视,使山西农民生活水平无法得到提高。

关键词: 集体化时期; 农民; 食品消费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5X(2012)04-0053-07

The food consumption of Shanxi peasants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period

GUANG Mei-h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4, China)

Abstract: Some research has been given on the food consumption of Shanxi peasants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period, which shows that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Shanxi peasants, in terms of Engel Coefficient, belonged to the pattern of utter poverty. The expenditure of food consumption was growing up slowly. The food composition remained with staple pattern regarding the food stuff as main source, in low nutrition level. During the links of food manufacture, food distribution, and food circulation much concentration was paid on the interests of States or Collective, instead, the one of peasant themselves was ignored, which cause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Shanxi peasants hard to rise up.

Key words: collectivization period; peasants; food consumption

食品消费是居民生活水平的集中反映,能直观地反映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本文以国际上研究居民消费水平所采用的恩格尔系数^①为分析工具,对集体化时期^②山西农民的食品消费做一定量分析,并探讨制约农民食品消费的因素,从而揭示人民公社、统购统销制度下农民的生活,农民的生存逻辑与制度间的张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之一。

一、食品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分析

联合国粮农组织根据恩格尔定律,将居民生活水平划分为5个档次:恩格尔系数为59%以上者属绝对贫困型消费,50%—59%属勉强型消费,40%—50%为小康型消费,20%—40%为富裕型消费,20%以下为最富裕型消费。参照这一标准,山西农民食品消费呈现以下特点:

1、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总体属绝对贫困型消费。参照这一标准,山西农民食品消费呈现以下特点:

1954—1983年,山西农民食品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为59.7%,属于绝对贫困型消费。从具体年份来看,高于59%的年份集中于1958年、1963年、1965年、1966年、1978年、1979年、1980年和1982年8个年份,其余年份属勉强型消费。(见表1)从农村住户调查来看,表2反映的恩格尔系数波幅大于表1,大体反映了1961—

①恩格尔系数就是指居民日常生活中用于购买食品的那部分支出占全部生活费支出的份额。

②集体化时期指1949—1984年。

1978 年间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1978—1983 年山西农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60% 左右, 高于 1954—1966 年的恩格尔系数。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 1978 年前农民收入和购买力低下, 食品消费值并不能真正反映农民对吃的需求。表 1 统计的食品消费值应包括商品性消费的支出, 如农民购买返销粮、换购粮, 还应包括非商品性消费支出, 即自留地所产的自给粮食、蔬菜等消费。事实上, 商品性消费占整个生活支出的一小部分, 如山西农民 1978 年人均食品消费 61.02 元, 而商品性食品消费仅 14.6 元^①。因此, 在计算恩格尔系数时, 农民自产或自给的那部分粮食、蔬菜等必须转化成货币, 在转化的过程中, 经常受到价格、数量精确度和遗漏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因此, 食品消费值并不完全反映农民对食品支出的正常需求。而 1978 年后, 随着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推行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山西农民首先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 增加食品消费的支出, 这就出现了恩格尔系数难以迅速下降的情况。

2. 产粮县农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高于非产粮县。山西农村抽样调查队的调查显示(见表 2): 晋城、洪洞、闻喜等产粮县农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比较高, 和顺、隰县、平顺等非产粮县农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却较低, 出现这种现象

表 1 山西农民的恩格尔系数 单位: %

年份	生活消费支出(元)	食品消费(元)	恩格尔数
1954	249917	140423	56.19
1955	285193	161464	56.62
1956	286288	159510	55.71
1957	338112	188919	55.87
1958	260251	159779	61.39
1959	122044	67380	55.21
1961	51090	29534	57.81
1962	70565	38160	54.08
1963	157866	95512	60.50
1964	193339	123673	53.97
1965	226376	147489	65.15
1966	118094	79586	67.39
1978	289429	194850	67.32
1979	378489	233369	61.58
1980	424426	254077	59.86
1981	460930	267804	58.10
1982	519910	324934	62.49
1983	1143017	660001	57.74
合计	5575336	3326464	59.70

资料来源: 根据山西《农民家庭收支情况》表编制而成, 参见山西省农村抽样调查队: 《山西农民生活》,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60—61 页。

表 2 山西省部分县农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单位: %

县份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浑源	53.04	74.77	78.84	73.92	65.41	69.89	72.47	67.98	68.71	65.76	63.25
朔县		60.13	65.79	58.97		75.99	65.25	63.14	61.59	60.36	
忻州	64.28	52.73	55.19	57.19	63.78	70.75	67.89	56.93	58.2	48.85	64.74
宁武	43.84	59.03	70.39	67.78	69.88	70.13	71.34	69.36	64.94	58.36	71.69
岢岚		56.09	62.14	63.77		63.51	62.69	68.05	62.59	80.73	
交城		69.94	66.58	66.16		66.78	58.73	57.31	59.92	62.93	
介休	58.07	54.37	58.76	67.93	63.78	65.75	59.86	60.21	61.41	58.57	64.09
和顺	46.86	40.47	56.73	56.3	66.74	77.92	67.34	55.98	62.1	60.24	61.19
寿阳		55.8	62.95	66.42	57.76	57.8	54.88	54.03	60.49		
平顺	53.92	50.57	41.45	52.22	57.76	56.87	73.04	68.16	61.58	54.73	56.61
沁县	49.85	48.25	67.05	67.75	72.81	71.85	68.28	73.24	67.86	67.73	60.75
晋城	75.53	45.34	56.62	68.39	62.67	66.51	68.42	66.02	53.13	52.29	66.17
洪洞	62.18	70.3	71.87	70.61	73.55	69.95	72.15	72.35	65.09	60.67	61.54
浮山			62.73	64.55	62.91		68.27	63.13	59.62	59.58	64.94
隰县	54.51	43.64	62.35	65.99	63.67	60.55	66.71	57.49	62.51	62.86	55.17
闻喜	50.19	53.77	56.89	66.28	64.29	72.2	72.08	62.38	59.73	57.55	54.46
稷山	69.88	76.23	69.91	64.51	65.29	65.74	73.79	62.07	53.62	52.44	59.64
平陆			58.28	59.89	67.92		65.72	49.65	55.66	58.7	66.17
清徐			64.61	64.48	69.72		65.29	62.1	64.96	60.88	65.25
大同市	62.29	37.83	43.83	61.55	56.47		65.07	59.72	49.18	53.99	55.59

资料来源: 根据农村住户调查资料编制而成, 参见山西农村抽样调查队: 《山西农民生活》, 第 155—157、161—163 页。

^① 山西省农村抽样调查队: 《山西农民生活》,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60、26 页。

的原因可能是不同区域的人口数量和消费习惯、消费偏好存在着差异,也可能是受统购统销政策的影响。

3、典型村庄农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低,生活水平较高。如昔阳县大寨村。现以 1979 年山西省、晋中地区、昔阳县联合调查组对大寨的典型调查为例说明。由表 3 可知,当时在进行消费调查时,将粮食、蔬菜和房费计算在一起,而集体化时期大寨村民每年向大队缴纳 5 元/眼(窑洞)的房费,因此房费支出不会影响恩格尔系数的计算。这 3 户农家的恩格尔系数为 37.14%。其中,赵怀

金家的恩格尔系数为 38.47%,赵素小家的恩格尔系数为 33.57%,李有命家的恩格尔系数为 42.45%。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规定,赵怀金和赵素小家属富裕型,李有命家属小康型。如果说这年赵怀金和赵素小两户家庭都有嫁娶行为,他们两户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并不能完全体现食品消费状况的话,那么李有命家庭就有一定的代表性,当年李有命家人均食品消费额为 89.84 元,较当年山西农民人均食品消费额 72.95 元^①高出 16.89 元。

表 3 1979 年大寨 3 户农民消费调查表 单位:元

户主	人口	劳力	总收入	支出										
				小计	人均	粮菜房	煤	嫁娶	穿衣铺盖	家具	副食	医药	文娱	其它
赵怀金	4	2	1583.7	1105.4	276.4	359.9	26.6	641		65.3	10	2.5		
赵素小	7	4	2000.7	2011.6	287.4	580.3	80.3	1106			95		50	100
李有命	5	2	1056.5	1058.2	211.6	378.2	98		172	219	71		120	

资料来源:王俊山编:《大寨村志》,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7 页。

二、食品消费结构和营养结构分析

农民食品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与其消费结构有关。集体化时期山西农民食品消费以粮食为主,蔬菜、肉、蛋等消费极少,结构单一,这种消费结构决定了农民营养结构不合理,营养水平低。因此,整个山西农民食品消费呈现如下特征:

1、食品消费支出增长慢,低于城镇居民。山西农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在 1954—1966 年的 12 年间仅从 39.5 元增加到 52.22 元,年均增长 1.06 元。1978—1983 年改革开放最初的 6 年间,山西农民的食品消费迅速增加,由 1978 年的 61.02 元增加到 117.42 元,年均增长 9.4 元。(见表 4)尽管如此,农民的食品消费支出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如表 5 所示,1978 年前,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 2 倍多,1978 年农村居民食品消费额仍不达 1952 年城镇居民食品消费额。

表 4 1954—1983 年山西农民食品消费支出 单位:元/人

年份	人均	主食	副食	其它
1954	39.5	29.7	9.8	0
1955	43.65	32.55	11.1	0
1956	42.4	33.5	8.9	0
1957	42.8	30.8	12	0
1958	41.57	31.57	10	0
1959	37.27	27.07	10.2	0
1961	50.06	32	14.1	3.96
1962	53	33.8	14.9	4.3
1963	51.54	34.7	11.1	5.74
1964	50.73	36.1	10.1	4.53

1965	55.38	40.1	12.7	2.58
1966	52.22	37.8	12	2.42
1978	61.02	45.5	10.5	5.02
1979	72.95	53.9	14.09	4.96
1980	80.48	54.8	20.1	5.58
1981	85.86	56.8	20.8	8.26
1982	104.78	71.4	24.1	9.28
1983	117.42	75.45	26.63	15.34

资料来源:根据山西《农民家庭收支情况》表编制而成,参见山西省农村抽样调查队:《山西农民生活》第 61 页。

表 5 山西城镇居民家庭与农村住户人均消费性支出比较表 单位:元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食品	农村住户人均消费性支出	食品
1952	93.3	63.3		
1957	161.9	95.5	76.6	42.8
1965	203.7	118.6	85.0	55.4
1970			84.3	54.9
1978	275.4	152.9	90.6	61.0

资料来源:根据山西省统计局综合处:《三晋巨变 50 年——山西人民生活水平变化简表》编制,参见《党史文汇》1999 年第 10 期,第 45 页。

2、膳食结构以主食消费为主,副食偏少。从表 4 和表 6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山西农民消费支出的排列顺序基本上是主食、副食和其它食品,主食消费一直占食品消费总额的百分之六七十,直至 80 年代末,主副食消费支

^①山西省农村抽样调查队:《山西农民生活》,第 61 页。

出比才基本持平^①。

表 6 1954—1983 年山西农民食品消费结构 单位: %

年份	购买食品支出	主食	副食	其它
1954	100	75.19	24.81	0
1955	100	74.57	25.43	0
1956	100	79	21	0
1957	100	71.96	28.04	0
1958	100	75.94	24.06	0
1959	100	72.63	27.37	0
1961	100	63.92	28.17	7.91
1962	100	66.77	28.12	8.11
1963	100	67.33	21.54	11.13
1964	100	71.16	19.91	8.93
1965	100	72.41	22.93	4.66
1966	100	72.39	22.98	4.63
1978	100	74.57	17.21	8.22
1979	100	73.89	19.31	6.8
1980	100	68.1	24.98	6.92
1981	100	66.15	24.23	9.62
1982	100	68.14	23	8.86
1983	100	64.26	22.68	13.06

资料来源: 根据山西《农民家庭收支情况》表编制而成 参见山西省农村抽样调查队:《山西农民生活》,第 61 页。

主食消费主要指粮食消费。由表 7 可知,这一期间,山西农村住户人均消费粮食 197.02 公斤,到 1984 年,人均消费粮食从 1954 年的 184 公斤增加到 233.5 公斤,年均增加约 1.6 公斤。其中,低于 197 公斤的有 13 个年份,最低的为 1961 年,人均消费粮食仅 151 公斤。粮食消费又以粗粮为主,1978 年山西农民粗粮消费比重为 84.3%,细粮消费只有 15.7%^②。大寨人回忆当时的饮食情况时说:“那会儿吃的不行,整天就是这玉米面,遭灾的那几年还搅合的吃了几天糠粳!”^③

副食包括蔬菜、肉、蛋等。从表 7 来看,山西农民的蔬菜消费量不足 100 公斤,其中 1959—1963 年间,山西农民人均蔬菜消费量迅速上升,1962 年为最高年份,有 152 公斤。作为山西产粮地区的临汾同全省的情况一样。1959—1963 年间,临汾地区蔬菜播种面积均在 10 万亩以上,1960 为集体化时期播种面积的最高峰,为 192434 亩^④,此后随着经济调整带来经济的恢复,蔬菜种植面积逐渐减少。据晋南专员公署统计局统计,1961 年晋南区^⑤共生产蔬菜 3.68 亿公斤,其中农村生产 3.54 亿公斤,自留地生产 0.506 亿公斤^⑥。除此之外,农民还开荒播种或秋田缺苗补种蔬菜,或采集野生植物资源。1961 年雁北地区平鲁、广灵、阳高、天镇、浑源 5 县

在采集野生资源运动中取得巨大成绩,据 9 月中旬统计,有 7 万多妇女、儿童采集各种野菜、树叶 23 万公斤^⑦。这显然与政府在 1959 年以后开展的瓜菜代粮运动有关。食用油、肉类、蛋类、食糖量人均消费量分别为 0.96 公斤、2 公斤、0.68 公斤和 0.43 公斤。昔阳县大寨镇武家坪村村民有的说当时“见都见不上”肉,只能吃点儿豆腐,有的说“过年的时候,割上一两斤肉,平常吃肉很少,油也不多”^⑧。其他地区消费水平就更差。到 1984 年,山西农村住户食用油、肉类、蛋类、食糖、酒的人均消费量较 1978 年有所增长,分别为 2.2 公斤、4.0 公斤、1.5 公斤、0.7 公斤、0.9 公斤。其中,增长较快的是肉类和蛋类食品。

3、营养结构不合理,水平低。由于山西农民的膳食结构以粮食为主,所以其营养主要来自于植物而非动物,结构不合理。营养状况以摄入的热量、蛋白质、脂肪三大营养素为基本指标。1978 年山西农民每人每天从食物中获取的热量、蛋白质、脂肪分别为 2479 千焦(约合 592.5 千卡)、53.3 克、24.4 克^⑨。同年,全国农村人口从食物中获取的热量、蛋白质、脂肪为 2215 千卡、52.2 克、31 克^⑩。两相比较,除蛋白质摄入量接近全国水平外,山西农民人均每天摄入的热量、脂肪量仅是全国农村人口的 26.7% 和 78.7%,可见山西农民的营养水平是很低的。从当年闻名全国的大寨农民营养结构即可窥见一斑。大寨农民日均摄入的热量为 3000 千卡,1979 年日

①②山西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编:《十年改革中的山西市场物价和人民生活》,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6 页。

③④孙丽萍主编:《口述大寨史》,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1、139、153 页。

⑤临汾地区革命委员会计划委员会:《临汾地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3)农业第 1 分册,第 55 页。

⑥晋南区包括侯马、新绛、运城、永济、芮城、临猗、万荣、稷山、河津、闻喜、夏县、绛县、翼城、襄汾、临汾、洪洞、霍县、平陆、垣曲、安泽、浮山、吉县、乡宁、蒲县、大宁、永和、隰县、石楼、汾西 29 个县、市。

⑦晋南专员公署统计局:《晋南区农业生产统计资料汇集》(1961 年度),第 163 页。

⑧黄玉英:《雁北地区见缝插针,大搞“小秋收”》,《山西日报》1961 年 10 月 13 日,第 2 版。

⑨郑社奎、范堆相主编:《山西农村 50 年》,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00 页。

⑩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9 页。

均摄入的脂肪为 25 克^①。大寨农民日均摄入的热量略高于全国农村人口水平,而脂肪的摄入量较全国农村人口水平还低 6 克。

表 7 山西农村住户平均每人主要食品
消费量 单位: 公斤

年份	粮食	蔬菜	食用油	肉类	蛋类	食糖	卷烟	酒
1954	184	53	0.5	1.6	0.6	0.3	0	0
1955	222.5	67	0.7	1.9	1.5	0.4	0	0
1956	213.5	68	0.6	1.5	0.6	0.4	0	0
1957	191	65	0.9	1.7	0.7	0.4	0	0
1958	198	86	0.7	1.2	2.5	0.8	0	0
1959	183	101	0.6	0.9	0.4	1.7	0	0
1960	0	0	0	0	0	0	0	0
1961	151.5	134.5	0.6	0.8	0.2	0.3	0	0
1962	163	152	0.5	0.9	0.4	0.4	0	0
1963	173.5	99	0.7	1.3	0.4	0.3	0	0
1964	187.5	74.5	0.9	1.6	0.5	0.4	0	0
1965	201	75.5	1.1	2	0.6	0.3	0	0
1966	191.5	91	1.1	1.5	0.5	0	0	0
1967	201.3	81.3	1.3	1.7	0.4	0.3	0	0
1968	213.5	90.4	1.1	2.1	0.6	0.2	0	0
1969	174.3	84.2	1.6	2.4	0.7	0.5	0	0
1970	186.2	76.5	1.2	2.3	0.3	0.2	0	0
1971	221.6	83.4	0.7	2	0.4	0.3	0	0
1972	196.8	70.4	0.6	1.9	0.5	0.5	0	0
1973	187.2	60.8	0.9	1.8	0.4	0.4	0	0
1974	189.6	79.6	0.8	2.1	0.5	0.3	0	0
1975	197.4	88.4	1	2.3	0.5	0.4	0	0
1976	213.5	90.5	1	1.8	0.7	0.5	0	0
1977	223	96	0.9	1.8	0.5	0.4	0	0
1978	229.5	88	0.8	1.9	0.5	0.4	0	0.3
1979	244	91.5	1	2.2	0.6	0.4	0	0.4
1980	242	85	1	3.1	0.9	0.5	0	0.5
1981	238	80.5	1.2	3.6	1	0.5	17.3	0.6
1982	237	91.5	1.7	4.1	1.1	0.6	19.4	0.6
1983	219.5	96	2	4	1	0.6	26.5	0.7
1984	233.5	102.8	2.2	4	1.5	0.7	14.8	0.9

资料来源: 山西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编:《山西农村统计资料概要(1949-1978)》,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6 页。

三、食品消费的制约因素分析

食品消费受食品生产、分配、流通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在集体化时期,食品生产、分配、流通都强调国家、集体利益,农民的个人利益长期得不到重视,这是农民食品

消费恩格尔系数高、消费结构不合理和营养水平低的主要原因。粮食是食品的主要来源,因此本文主要分析制约粮食消费的因素。

1、农民缺乏粮食生产自主权

粮食的生产受耕地面积、气候、水利、化肥、农机、劳动等生产要素的影响,粮食产量的高低固然影响农民的粮食消费,但在政府规定各地农民基本消费量的情况下,影响农民粮食消费的就不再是粮食产量,而是农民没有种植自由权和自留地的经营权。

首先是种植自由权。在传统社会,农民有相对“自由”的种植权,种什么,不种什么,外部政权力量无法干涉。然而,集体化时期,农民种植何种作物,种植多少,均是按照国家征购计划所必需出售的粮食种类、数量来确定的。在这种制度下,农民对种植的作物没有选择余地,亦即失去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1955 年,根据中央统购暂行办法,山西省规定统购粮食品种以小麦、小米、玉米、红粮、豆类为主,并酌情收一部分杂粮,在薯类集中产区,酌情统购一部分薯类^②。这项规定基本涉及山西所有的粮食作物。一些地方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在国家征购计划的基础上还任意增加数量,这样就只能加大高产作物的种植量,减少甚至不种低产作物。例如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昔阳县种植的高产作物高粱就不能食用。

其次是自留地的经营权。集体化时期自留地经济是集体经济的一种补充,它的存在直接影响着农民的日常生活。在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经历了几次“放和收”的反复后,最终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实施为基本定型,规定自留地“长期归社员家庭使用”,占生产大队耕地面积的 5% - 7%,“社员自留地的农产品,不算在集体分配的产量和口粮以内,国家不征公粮,不计统购”^③。事实上,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山西各地仿效大寨将自留地收归集体代种或取消自留地,农民所急需的粮食和蔬菜都由集体统一分配。如长治地区 85% 以上的农村自留地被收归集体代种,每个社员年终发给不足 30 斤的“自留粮”,有 20% 的农村则干脆取

①此数据将大寨村人均占有粮食的品种、数量进行原粮折合,并根据热量换算标准计算而得。参见光梅红:《集体化时期农民生活水平研究——以昔阳大寨村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1 年第 2 期,第 112 页。

②侯欣珪主编:《山西粮食四十年》,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1 页。

③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室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63—464 页。

消息留地,也不发给“自留粮”^①。

2. 粮食分配以保证基本生存为原则

集体化时期,粮食分配本着国家、集体、个人统筹兼顾的原则进行,当时的分配政策年年规定“安排好社员生活”,所谓的“好”基本上是指维持基本的生存。具体可从国家与农民、农业社队两个层面分析。

粮食在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由统购制度决定。在这种制度下,作为粮食生产者的农民失去了对余粮的支配权。所谓余粮是指国家规定的基本生存粮之外的粮食。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规定。1955 年《山西省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规定:晋南技术作物区,产麦区每人全年用粮 185—210 公斤,晋南平地产粮区、晋中地区和长治地区的技术作物区及产麦占 50% 左右的地区,每人全年用粮 175—195 公斤,长治、榆次大部地区和雁北、忻县产秋粮区,每人全年用粮 160—180 公斤的均为余粮队。不达这个标准的为自给队或缺粮队。人均集体口粮达 240 公斤以上的又征又购;110—120 公斤的只征不购;100 公斤以下 90 公斤以上为自给队;不足 90 公斤的为缺粮队,不足部分由国家补供。1965—1977 年,人均口粮 150 公斤以上为余粮队,130—150 公斤为自给队,不足 130 公斤为缺粮队,因灾减产可补供到 140 公斤,贡献大的补到 150 公斤^②。这个标准是统购的起

征点,也是决定每户农民是否有余粮的标准。通常情况下,对余粮户的余粮一般统购 80—90%,经此征购,农民基本上丧失了对余粮的支配权。事实上,征“过头粮”的情况经常存在。

粮食在农业社队内部的分配。农业社队内部的粮食分配包括集体留粮(包括储备、种籽、饲料)和社员口粮。影响农民生活的主要是口粮。自农业走向集体化后,社员的口粮分配由两部分构成,即按口分配和工分分配。按口分配的口粮约占社员分配额 70%,工分分配的口粮只占 30%,有的地方甚至是“人八劳二、人九劳一”,且分配顺序是先“口”后“劳”。1956—1977 年 22 年间,山西农民人均口粮呈“W”状,占粮食总产量的 56.2%^③。其中 1958—1962 年和 1966—1970 年为两个低谷时期,从 1971 年开始,农民人均口粮才超过一五计划时期的人均口粮,到 1978 年,农村人均口粮 246 公斤,仅比一五计划时期的 199 公斤增加 47 公斤。(见下表 8)即使仅有这不太多的口粮,不少生产队还控制着农民口粮的消费。当年昔阳县的许多生产队,对人多劳少、单身汉、牛羊工等家庭推行按月发放粮食的特殊政策,控制粮食的消费,以免出现因粮食短缺而饿死或外出乞讨的情况。当然,每月也不是按固定日期发放粮食,提前几天发放也是常有的事。

表 8 1953—1978 年山西省粮食产量、人均数量表

年度	粮食产量(万公斤)	人均(公斤)	农村占有量(万公斤)	人均(公斤)	其中口粮(万公斤)	人均(公斤)
1953—1957	401409	308	325292	250	255610	199
1958—1962	387053	278	310548	223	235120	168
1963—1965	452497	288	382457	227	306277	195
1966—1970	477074	279	403268	235	314876	184
1971—1975	640715	335	542390	284	428871	225
1977	713400	354	594958	294	466137	231
1978	707000	349	627600	309	498078	246

资料来源:侯欣珪主编:《山西通志·粮食志》,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119 页。

3. 粮食流通受制于统购统销政策

1953—1978 年间,山西农村集市贸易处于时开时闭状态,加之粮食又是统购产品,国家禁止私商从事粮食贸易,所以粮食主要通过“返销”的方式由农民购入。在这 26 年间,山西省向农村销售粮食 757511 万公斤,其中 624837 万公斤粮食用做农业人口口粮,占农村粮食销售额的 82.48%^④。一般而言,返销粮只有灾区、缺粮(队)户、经济作物(队)户才有资格“享受”。如临县属于低产粮区,从建国初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30 年共吃返销粮 26216 万公斤,购销相抵,净吃返销粮 10943 万公斤,人均 345 公斤^⑤。加之购销价格存在差价,农民的货币收入低,所以农民在购买返销粮时又有一定的损失,农民根本无法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总之,在这种先国家利益、后个人利益的话语支配下,农民对自己消费的粮食缺乏自主权,食品消费强烈依

①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47 页。

②侯欣珪主编:《山西粮食四十年》,第 46 页。

③根据《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山西粮食分配比例表计算而得,参见《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230—231 页。

④根据 1953—1978 年农村粮食销售分项统计表计算而得,参见侯欣珪主编:《山西通志·粮食志》,第 143—144 页。

⑤侯欣珪主编:《山西通志·粮食志》,第 188 页。

附于统购统销服务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农民无法迸发出积极劳动的冲动,为了在体制内生存而不得不瞒产私分。曾担任山西省太谷县古村公社吾村村长的徕福回忆说:从1958年开始,人心就变了。再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就动脑筋想起办法来。分粮食时,和保管、会计、贫协几个主要干部说好,说是100斤,给120-130斤……究竟怎样才能瞒下产来?比如上头让种400亩麦子,我们种600亩,然后赶紧回茬成秋庄稼,这样粮食不减产。每年得尽量作务好点,然后才能偷偷分。甭说省、县,连大队都不让知道。原太谷县县长也承认,隐瞒的数字一般都在20%左右^①。农民瞒产私分的行为在当时非常普遍。在昔阳县的采访中,我们也听到许多努力增加农民粮食消费量的措施。因此可以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购统销、人民公社等制度制约着农民的生活,农民的生存逻辑与制度间的张力是触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因素之一。

[本文为山西省软科学项目《山西农民饮食结构与粮食消费水平研究》(项目编号为2010041035-01)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光梅红(1975-),女,山西昔阳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汪谦干

^①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9、36页。

(上接第52页)国就是中央苏区,中央苏区象征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因此,其他的苏区即使暂时放弃了,并不意味着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败,而中央苏区一旦因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而丢失,则表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事实上不复存在。结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为这支还不强大的红军的沉重包袱,使他们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几乎成为守卫这个共和国的国防军,不但肩负着保卫其疆域的使命,而且承担着扩大其版图的责任。如此一来,使原本灵活作战,尤其擅长于运动中歼敌的红军,一方面由于国民党的堡垒政策无法进行外线作战,另一方面担心一旦自身转入外线作战国民党军乘机占领苏区(这将意味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没有固定的疆土了)而不敢离开根据地。

这个问题在中共临时中央到来之前尚不那么严重。当时临时中央政府虽然已经成立,但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还没有形成,中共苏区中央局及

毛泽东等人并没有过多地看重其政治意义,所以毛泽东虽然担任了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但他的工作重心仍在军事而没有在政府工作中。而中共临时中央到来之后,中央苏区不但代表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成了中共临时中央的所在地,它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革命成败的象征。正因为害怕这个共和国的丧失,故而在反“围剿”的过程中患得患失,既不敢大踏步前进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亦不敢大踏步后退诱敌深入,反“围剿”战争也就越来越被动。要想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唯有战略转移一途。

作者简介:罗平汉(1963-),男,湖南安化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汪谦干